

站在抗联老区的大地上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追寻抗联精神大型系列报道⑧

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共同主办

2015年7月2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徐明辉(0451-84655585)

核心提示

新中国成立后,千百余名东北抗联老战士担任党政军的领导职务,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奉献。例如抗联老战士陈雷,后来担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敏,解放后曾任黑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兼省民委主任等职;王明贵担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李东光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翻译系主任、安徽大学统战部部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等职;翟延龄在医院工作;邓维斌在齐齐哈尔贸易、粮食、税务部门做领导工作……

抗联老战士 铁马冰河入梦来

□本报记者 董新英

2010年,李敏给当年的战友姐妹李在德的回忆录《松山风雪》作再版序,她说,从1999年第一次印刷,至今已十多年了。曾为之作序的王明贵同志和题写书名的陈雷同志都相继去世。健在的东北抗联老战士屈指可数。

数年来,抗联老战士李敏为东北抗联十四年的英雄壮举宣传。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再次走进哈尔滨市南岗区鞍山街23号抗联老战士李敏的家,聆听她讲述对战友的回忆和怀念。

战争伴随“小李子”成长

李敏6岁时开始唱抗联歌曲,后来由她主编的两本《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很多来源于她那时随身携带的歌本。她13岁加入东北抗日联军,是队伍里年龄最小的女战士。李敏说,当时她是大家眼中的小丫头,是冯仲云眼中的“小鬼”,是裴大姐(裴成春,抗联女战士,1938年牺牲)眼中的“小李子”。

李敏回忆,1937年6月末,北满临时省委



7月21日,报道团记者在抗联老战士李敏家采访。

实习生 贾伊琳摄

扩大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四块石北坡的帽儿山抗联第六军被服厂所在地召开的。会议开了二十天左右,因准备的粮食不够,最后几天是以野菜粥或野菜沾盐水充饥的。1937年12月的一天,风卷着雪,雪连着天,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她所在的被服厂成了临时医院,她担当起护理伤病员的工作。与她相识的第四师马司令长也因为负伤被送到了她所在的被服厂,马司令长虽然身负重伤,还不忘逗趣:“嘿嘿,小李子,你可长高了不少嘛,也变样了……”李敏回忆,因为长发碍事,她要求裴大姐剪掉了她的辫子,但考虑到长发是妈妈给她留起来的,为了怀念妈妈,她把剪掉的辫子收藏在背包里多年。李敏说,经过一场场战斗的洗礼,那个当年的“小李子”长大了,亲眼见到一个个亲密的战友牺牲,这其中就有她尊敬的裴大姐。说起裴大姐,李敏忍不住泪流满面。

联军战士》中,几张抗联三姐妹的照片格外醒目,那是李敏、李在德、李桂兰抗联三姐妹重返曾经战斗过的萝北县七马架村参加抗联精神研讨会。李敏告诉记者,抗联三姐妹是亲密战友,她们的婚姻都在战争中缔结。而李在德和李桂兰的婚礼还是在同一天。

李敏回忆,在1937年6月的那次会议召开之际,在她为战友们挖野菜时,撞见了李桂兰和吴玉光的恋情,她拎着兜子顺河边采野菜,发现李桂兰和吴玉光在一棵大树下窃窃私语,于是她向裴大姐汇报了自己看到的情景。裴大姐听了她的话,特别高兴地说,好极了,真是双喜临门。裴大姐找冯仲云提了建议,让李在德和于保合、李桂兰和吴玉光这两对恋人一起办婚礼。1938年3月,李桂兰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捕,为了能够与妻子重逢,吴玉光英勇杀敌,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同年7月,在饶河县暴马顶战斗中光荣牺牲,以身殉国。那一年,吴玉光只有29岁。1944年,坐了6年牢、受尽折磨的李桂兰被释放了,后来

见证战争年代的纯真爱情

在李敏的回忆录《风雪征程-东北抗日

在家人的劝说下再嫁。2008年1月,李桂兰去世,遗愿是将她和吴玉光的尸骨合葬。由于吴玉光战死沙场,连尸骨都没有留下,李桂兰的女儿刘颖就在吴玉光曾战斗过的梧桐河畔捧了一把黑土,放在了吴玉光的骨灰盒里,就这样,当年的战争伉俪,77年后举行了合葬仪式。李敏在吴玉光、李桂兰夫妇遗骨合葬立碑仪式上满含热泪介绍她的老战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走过的地方 唱过的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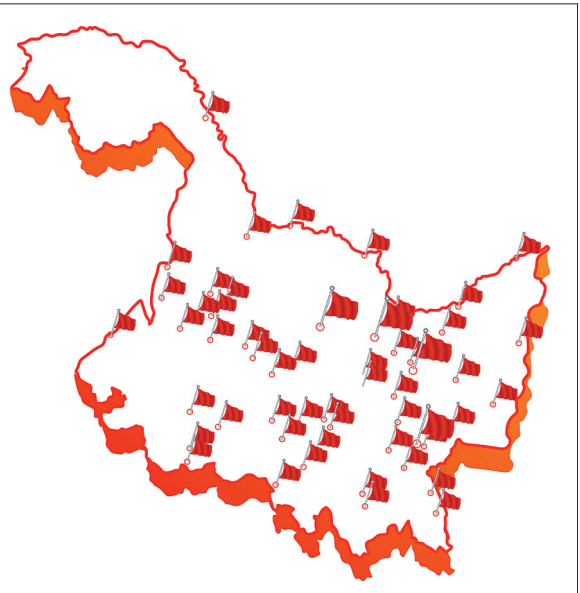
李敏老人的家,仿佛是一个小型的东北抗联博物馆。这些年,李敏放弃了离退休老干部的疗养机会,将精力都放在了重走抗联路,宣传东北抗联精神上。为追寻战友们战斗过的足迹,她上山下乡,坐过拉木头和拉粮食的货车,坐过拉水泥的车,也坐过手扶拖拉机,只为重新踏上英雄战斗过的地方。2002年,李敏组建“东北抗联精神宣传队”,还将东北抗日联军歌曲整理成册,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宣传东北抗联十四年奋斗史。她的家中有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的11面旗帜,还有一面东北抗联精神宣传队队旗。她将旗帜在东北抗联遗址上高高扬起,将东北抗联的歌曲在白山黑水间一遍遍唱响。

李敏东北抗联时期简历

1924年11月5日出生于黑龙江省汤原县梧桐河村(原属萝北县)。1936年冬,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先后在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四师当战士、炊事员,并在军部密营被服厂、临时医院工作。1937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1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40年秋,被派往苏联学习,先后在位于苏联远东地区的抗联驻地A野营护士排学习医疗和无线电专业技术,1942年8月,抗联部队编为教导旅(也称“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后,在通讯营任旅部广播员、政治教员、营党支部副书记等职,曾连续三年被评为旅优秀战士,被授予战斗功勋奖章,并从上等兵晋升为连尉。

“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毛泽东



我省抗联老区分布情况

截至2010年12月底统计,全省有132个县(市、区),其中有老区的市、县(市、区)108个。另外有8个林业局、12个街道办事处、12个林场(所)和1个良种场。被国家和省认定为革命老区的市、县(市、区)66个,在66个老区中有4个地市级、50个县(市)、11个区和1个风景区。

记者手记

那段岁月从未远去

□董新英

岁月无情,东北抗联老战士还在世的已经屈指可数。那个年代的他们,是部队里年龄较小的战士,战争贯穿了他们的青少年岁月,即便今天已经是崭新的时代,在他们身上,仍留存着那个年代的印记。这印记,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孤独,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已不在身边,留在他们心中的只有战友们的或清晰或模糊的容颜。这印记,是一种对过去的深深眷恋,忆往昔,峥嵘岁月,那个年代他们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虽然艰难,仍是无法抹去的怀念。这印记,是一生的苦苦追寻,走曾经走过的路,唱曾经唱过的歌,虽然深山野林已不是当年的景色,但踏上曾经战斗过的热土,就好像战友还未离去,那段岁月清晰如昨。

抗联老战士申连玉回忆起东北抗联时期的事,已经不能用完整的语言进行表达,拿出当年战斗时她随身携带的旧物件照片,她才慢慢回忆,只言片语中尽是感叹。她回忆起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战斗,倒在她身边的战友,身材娇小的她在负伤时仍不忘背起那台沉重的缝纫机。她的回忆中有那么多战友,却没有当年亲密的爱人,也许在她的记忆深处,那是她不愿忆起的最深的伤痛。

抗联老战士李敏的记忆中,有送她参军的李升爷爷,有她尊敬的裴大姐,有牺牲的亲人,她的回忆中满满都是那个年代战友们风雪征程,正是因为对那段岁月不能忘怀,至今仍愿意穿着一身军装;重走抗联路,每到一处,她都无比激动地讲述当年的战斗场面,还有那些战友。

我第一次采访李敏是在六年前,那时她87岁,在穆棱、阿荣旗寻找东北抗联英雄遇难地,用歌声和挽联怀念战友。六年后,再次采访李敏,她虽然已经93岁高龄,还在坚持重走抗联路,她说,她想趁还能走得动,多走一些战友们走过的地方。

在老战士的追忆中,东北抗联那段岁月从未远去。今天的我们,对于那段历史,充满敬意。扬起追寻抗联精神的旗帜,重新踏上抗联路,追寻英雄们战斗过的足迹,站在抗联老区的大地上,心中感慨万千。捧一把黑土,我们回忆过去,献上一捧鲜花,我们心怀崇敬,站在一座座英雄纪念碑前,我们不忘历史,抚摸雕塑上一张张英雄的面孔,我们缅怀先烈。

东北抗联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史,今天的我们不能忘记。

本版相关资料由李勃提供

九旬老战士 情牵抗联往事

申连玉:女,朝鲜族,生于1920年,祖籍吉林省延吉县,曾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战士。1936年,加入崔庸健部队,1938年4月经崔庸健、张玉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本报记者 董新英

走进哈尔滨市松北区托斯卡纳小区申连玉老人的家,老人因为腿伤只能倚坐着,对于记者的提问,96岁的申连玉老人已经听不太清楚,看到她的小女儿张淑华拿出抗联时期的老物件照片,她才开始断断续续的回忆抗联经历。

“我的那些战友都比我年纪大,都不在了,我很想他们……”讲述中她说着一个一个战友的名字。张淑华对记者说,妈妈曾说,能够走上抗日道路,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在沦陷的土地上,没有少女的青春,只有投身于抗日的洪流里,才是她最好的归宿。

老人曾向子女们讲述当年的战斗。申连玉在虎饶地区参与的西林子战斗是她记忆最深的。1937年,东北抗联第七军成立了妇女

队,她就是其中的一员,她在密营里同战友们一起从事缝制军装和筹备给养等工作。1939年,她被调到第七军第三师被服厂工作,也就是在这一年,她同第七军的刘琦树同志相恋并结婚。那年冬天,天气格外寒冷,战友们饮冰雪、宿风寒,吃树皮、草根,随时可能战死、饿死和冻死。这场战斗中申连玉的好多战友都牺牲了,她新婚的丈夫刘琦树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那时申连玉已有身孕,孩子还没出生就没有了父亲,她拖着沉重的身子继续参加战斗。大雪封山,部队在行军转移,走在积雪没膝的行军路上,有的同志在前面开路,后面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踩着脚印走。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女兵们也非常勇敢,她们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为战友包扎伤口、抬担架。申连玉在这次战斗中成功地救了一名战



友。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以及长期在恶劣的天气下行军打仗,申连玉的体力早已透支。1940年2月她和另外几名同志由王效明和李永镐二位领导护送前往苏联治病,她在那里做了几次手术,病好后就留在了国外。尽管怀有身孕,身体孱弱,身高只有一米五的申连玉在离开祖国的那一刻,仍然背着三四十斤重的老式手摇缝纫机,她还想着给战友做军装。

申连玉的第一个孩子是在前苏联出生的,他是战斗英雄刘琦树烈士的遗腹子。到苏联后,申连玉在勃利市生活,在面包房工作过,七年后,也就是1947年,她与东北抗联第六军战士张洪远组成了新的家庭。1955年,申连玉一家回归祖国,但他们的回归并不顺畅,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签字才准许他们重新加入了中国国籍。至今他们一家还保存着



周总理签发的入籍证书。张淑华说,妈妈这一生有五个孩子,四个孩子都是在前苏联生的,只有小弟是回国生的,所以他们兄妹都有俄语名字,她的大儿子张树山,苏联名字叫吉玛。大女儿张淑清,苏联名字叫娜塔沙。二儿子张树林,苏联名字叫西罗沙。小女儿张淑华,苏联名字叫约拉。张淑华说,回国后,中央领导非常重视他们一家,经国家民政部安排,他们一家六口人最终定居哈尔滨。申连玉没有向国家要工作,也没向国家要待遇,她把那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后更名民政部)的批文压在了箱底。

图①申连玉(右)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图②申连玉从前苏联回中国的入籍证明,周恩来总理签发。本报记者 王志强摄

国家对抗联老战士的关怀

1981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干部退休的暂行规定》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干部退休后,因年老、积劳成疾退休的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含参加地方革命工作时间),发给本人原工资(按照安置地区军队同职级干部的月工资额计算)的百分之九十五……

1983年,民政部、总政治部关于《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干部退休的暂行规定》的实施细则(1983年6月23日民[1983]安56号、[1983]政干字第20号)对抗日战争

时期的老兵享受的待遇给出了明确规定。2010年,中央财政拨款,向在乡抗日老战士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金,每人3000元。其中特别指出,“在乡抗日老战士”指的是在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入伍,目前健在的农村的抗日老战士,抗日老战士并非指必须参加抗日战争,而是包括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各地游击队的老战士和从事地方工作与地下工作的老同志等。



老战士 重走抗联路

抗联精神宣传队的队员在李敏的带领下重走抗联路,寻找抗联老战士。

图片由北安博物馆提供

聚首旧影

1984年8月15日原东北抗日联军部分老同志参加赵尚志烈士纪念碑落成仪式时的合影。前排左起:宋殿选、冯咏莹、袁树华、王钧、杨光华、王明贵、赵高朴、张祥、夏凤林;后排左起:郝凤武、高玉林、梁承玉、邢德范、李敏、王传圣、陈明、单立志。图片出自画册《周保中将和他的抗联战友》